

我的臺大家族

——隨緣惜福的人生

文・照片提供／楊美惠（1961 化學系畢；臺大化學系名譽教授）

我於 1957 年進臺大化學系，畢業後留任教職至今已過半個世紀。女兒雅婷於 1982 年進臺大中文系、1989 年中文研究所畢業。她的長子愷均於去年（2007）經推甄進臺大外文系。我們祖孫三代，各相隔 25 年成為臺大人。女兒與孫子們的父親也是臺大人；女兒與我有幸能在臺大就讀成長，在臺大結緣另一半，成家立業、撫育我們的下一代，更因住在舟山路的宿舍，使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受惠於臺大的多元資源無數。我畢業後就一直住在校總區附近，1971 年起住進舟山路最早的學人宿舍迄今。女兒和孫子們也都在這兒成長，舟山路附近的田園與臺大校園是女兒小時候的玩耍基地，醉月湖裡的「天鵝」是孫子們小時候最愛的景物，他們都記得這周圍的一草一木與人文變遷。女兒比我內向多了，一向很少表示強烈的意見與感想，但是 20 年來無論隨

家人居住在國外或國內外地，她對臺大這個家的鍾愛與懷念，都隨時可令人感受到。現在更放心的讓她的兒子與我同住，不只是可以跟她當年一樣「聽到預備鐘聲才從床上跳起來，還趕得及上早上第一節課！」（這是她很少有的誇大比喻！），還有機會更親近、

更浸沐在這個資源豐富的大家族裡茁壯成長。

我的家人和我都是很隨緣惜緣的人；我自己沉浸在這方圓十里的環境裡 50 年如一日。2003 年退休以後我還是幾乎每日來系裡，處裡一些化學相關的兼職工作，無論在專業方面或人文素養方面時有令人欣喜的新發現，也有新的學習與奉獻的機會，使我非常滿足於我現在的退休生活。我們全家有幸與臺大結下這麼深厚的緣，我們深深珍惜、感恩，因此雖然我一向最怕提筆，

還是應邀「臺大家族三代同堂」的徵文，與大家分享我們的榮幸與感恩。



從進入臺大化學系那天起，楊美惠（右 1）就與臺大結下終生緣。圖為大四（1961）時與同學攝於理化館前，後來改稱化學館，已於 2007 年拆除。



臺大化學系

我是桃園人，就讀住家附近一般小學，在校成績也不是名列前茅，大概就是校長獎的程度。兄弟姐妹 8 人，我排行老大，父親雖很嚴厲但非常忙碌，早出晚歸。我的成績只要保持在班上前幾名就沒事，因此輕輕鬆鬆的玩到畢業，隨後幸運的考上北一女，再幸運的上了臺大。這一路上來我還是隨緣成長，沒有「鵬程萬里」的抱負，我只知道父親雖是薪水階級，卻願盡其所能讓我們受高等教育。不過我對自己的設限是：大學只能上公立，且在桃園能通學的範圍內，更自我期許大學畢業即就業，為父母分擔弟妹的學費。

在臺大第一年就因北一女老師的推薦當了家教，往後幾年也都一直兼有相當優厚待遇的家教，使我在學期間住校能自給自足，有這樣機緣是拜臺大人的身分所賜。唯一的缺憾是我沒能關心有哪些課外活動可參與，也沒能好好利用正課外的其他臺大資源！好在我隨緣惜緣的習性，讓我在正課上能盡量的踏實學習；現在回想起來，學校所安排的課程在基礎學識與技能，以及邏輯思考能力上的訓練是非常受用的！舉例來說，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是有機分析與實驗。我原本喜歡的是物化，對需要「背」的科目較排斥，但是大二的有機化學課被當的機會據說不少，這是我求學以來最用功應付的一門課，一年下來雖然通過了，卻不知道自己消化了多少。到了大三上了劉盛烈老師的有機分析後，他將這門課的“systematic”特點精要而清楚的點出，使我在大二時塞進腦子裡 4 大冊的有機化學筆記內容，在換個角度的整理分析下得以消化順暢，頓時掀起更強烈的學習志趣。據學長說學有機容易找到工作，我在大四的專題研究就改變初衷，選擇了有機組。

化學系實驗課是一人一組而且是整天，對基本設備的組合與應用訓練要求嚴格，雖然辛苦，但卻紮實學習了必備的基礎技能，並兼顧到衛安意識的培植。到了大四，書報討論、專題研究以及論文的修習（當時是必修）幾乎提供了可以獨當一面基本能力的訓練。



畢業前，
同學於傳
鐘前留
影。

比較畢業後校友和外校就讀臺大化研所學生的表現，證實臺大人在大學 4 年中最寶貴的收穫就是：邏輯思考能力與基礎技能訓練，其中當然包括資料搜尋的能力。此外，更可貴的是師長、學長們做人處事態度的潛移默化，無形中成為臺大自由風氣的戒律與規範。

最愛有機分析

我的助教生涯相當多采。大學畢業前夕，在指導教授陳發清老師的開導下，留下來當助教。當時系主任說助教沒有缺額且須依成績排隊候補，陳教授就先以研究助理聘我，比我自己更有信心的要我待聘。直到過了暑假（10 月）才等到助教的缺額，而且在我之後一下子進了好幾位（因為暑假出國的助教們沒把位子即時空出來）。我被系方安排歸屬為有機分析專任助教，指導教授是劉盛烈教授，這個緣份繫我一生，直到現在，無論教學或研究，有機分析的精神一直深植我的觀念中，是我無時不用的準則，也是我的最愛。

我退休後應邀在業界幫忙品管的技術指導，對方研究人員也是臺大化學系畢業，所以我們的合作非常有效率、也有默契，我們將有機分析的原理與精神發揮應用到其他物質（無機、有機金屬、生化）的系統。她的表現更讓我感受到在臺大的環境中，除了修

課以外，亦可以薰陶到處理事務的態度；無論在細節或品質都有一定的堅持。我覺得這種認真態度都是前述紮實訓練所自然衍生的習性，因此我也將之視為臺大人的福氣。

從擔任助教到教授，我一直負責有機分析與實驗的相關授課。因為它是一學期的課程，所以除了物化與儀分外，我帶過所有其他化學實驗課程，也負責過採購等系務工作。這樣的多元學習，也是非常難得的經驗。當助教時，我隨著各課程負責教授選書的不同，讀過好幾種版本的有機課本，升任講師後，教學任課中更詳讀了許多不同版本的化學課本，深深體悟到要清楚表達一個科學理念與現象的重要。這應該是我從部定版本開始到現在（一綱多本），一直都參與高中化學課本編審的初始動機吧？這個信念也促使我到現在還願欣然分擔師資培育中心「化學科教材與教法」課程，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回饋臺大。

傳承臺大精神

我一直以「教」為第一重點，「研究」主題與內容也是我用來作為「教」的工具。我重視研究的理念，過程與成果並重；我一直以為化學的研究過程無論正負結果，都能提供相對理念的澄清，這是教育最好的實驗與經驗傳承的方式。我有幸經由劉盛烈教授的啟蒙進入有機的化學的研究領域，並經劉老師的推薦獲得他臺北帝大的老師——野副教授的獎學金赴日本東北大學進修，得到博士學位。返國獨立研究後更獲得美國“Dow Corning”公司的肯定，支援了我20多年的研究資源。“Dow Corning”肯定我的研究與學理，以及我對相關技術的澄清、認證，讓我在國內有能力堅持孤軍奮鬥。我們的信念是：在考量實際成本等因素時雖尚未能有具體的實用成品，但也許在2、30年後時機成熟時，就能展現其發芽成長的效果。而在「教」的過程中所給予學生們的訓練，是無所限制的創意與技能的奠基。看著他們在社會上各司所長的發揮功能，這就是我的期待與感動，是臺大人的福分也是責任，它的可貴是



劉盛烈教授（中）是楊美惠的啟蒙恩師，更像是父親一樣，對她關愛有加。圖為劉教授帶實驗室教職員生到新店碧潭遊湖。當時，楊美惠（坐位與劉教授同排）已擔任講師。攝於1976-78年間。

得自代代臺大人的經營、精進與傳承。

近20年來在教學與研究之餘，從與學生及家人的人際互動中，我逐漸注重人文涵養的修持。也發現臺大的另一重要資源——心理輔導中心所舉辦的各種研習會，我參加了許多次，它們豐富了我後半生的生涯規劃。此外，我在屆臨退休前因健康的需要，找尋適當的健康活動，才發現臺大有形形色色的社團活動，在這之前我只參加過教職員合唱團（我是創辦人之一）和登山隊（每周日）。現在是太極氣功班的熱心成員。退休之後，我能學能利用的臺大資源還是源源不絕，周末或長假不到學校都很難捱，寫到這裡我內心就充滿無限感恩、惜緣與滿足。我願更好好的利用這份臺大緣來圓滿我的如來人生！也願今後代代都有人加入我們的臺大家族，傳承臺大精神！

我的臺大家族

女兒雅婷（在美取得哈佛大學教育碩士）全家於1998年完成他們留學美國的旅居生活，回國後一直住在臺南，以持家教子為主業，翻譯、教鋼琴為副業。



她對養育孩子們的費心費力令我汗顏，我只提供了她一個好環境！比起她來，我的母愛呈現得太少、太嚴肅了！我是在學佛以後才認真追求人文涵養的修持，這1、20年來才有點行事柔軟度，學習表達愛與關懷，追回了我們母女的親密關係。我希望能好好的發揮並延伸及於孫子們！

我非常欣賞雅婷的譯作，首先我欣慰的看到她工作態度的嚴謹與虛心、踏實，雖屬不同領域，她的習性與我前述的精神不二；她雖是學文的，但是她的譯作領域卻跨越到醫療科技常識。我以精讀化學書籍的用心閱讀她的每一本譯著，甚至不由自主的會去推算文中有關的科技數字資料。她的小說譯作中的「譯註」精簡的說明了經典的專有名詞，而不只是引用出處，使我這外行人



參加國畫社，攝於作品聯展。（1998. 11. 10）




楊美惠教授與女兒雅婷、孫子愷均，三代同堂的臺大家族。

◁ 楊美惠教授（左2）半生浸淫於有機矽化學的研究。圖為化學系懇親會（家長會），與有機矽化學實驗室同仁及學生攝於研究室所精心製作的趣味化學壁報前。（1998. 10. 24）

也能因而看懂而領會著者的用意。雖然與我本人的專業大不相同，但是從她的譯著態度與能力上著眼，我所看到的竟是跟我前述臺大人所受到的訓練與薰陶如出一轍，這種無形的耳濡目染與潛移默化的成果，真是令我感動，真不愧是臺大家族的一員！

臺大新鮮人祝愷均的話：

從小就知道父母親都是所謂臺大人，不懂那代表著什麼，只知道很厲害。小學就常來臺大找住在學人宿舍的外婆，去研究室玩耍、用電腦，看見臺大只覺得校園很大、樹多又美。國高中以後學業成績還算不錯，自然一直以最好的學校為目標，不要辜負家裡的栽培。上臺大的理由，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最好的，能去沒有理由不去，而大家都說資源比起其他大學更顯豐富許多，它也成了種執著，推甄當初就只填了臺大外文一個志願。真的等到了臺大、開始就讀後，才深刻體會到這句話的真實性；充滿整個學期的活動、數不完的社團、聽不完的演講、準備滿足每個學生的每一種需求。各種課程可以選擇，提供了滿足求知慾最佳的管道。親身嘗試了各種大學生活的可能性，每天都有新的驚奇與發現，盡可能善加利用所有眼前的資源，終於體會到身為一個臺大人享受的優厚福利，和善用這些福利的義務。 

舊化館

文・照片提供／楊美惠

舊化館座落在今天的原分所現址。為劉盛烈教授主持系務時所建（1950年代），1983年拆除，就地改建為現在的原分所。原來舊化館大門兩側的兩根石柱，現仍保留、矗立在原分所右側以為紀念。

當年全校修習過普化與定性、定量分析化學實驗的同學，對舊化館的印象應該都很深刻吧！那座建築冬暖夏涼，是個非常舒適的實驗室。對化學系而言，更是我們念念不忘的活動場所。它的兩側分別為普化與分析的學生實驗室及準備室，右側後方有個大倉庫，隨時提供全系研究、教學所需的實驗器材或藥品。中間大門後方有間大教室，教室前至大門之間相當寬敞，可供活動，還可以辦酒席呢！當年化學系的忘年會、迎新送舊晚會，甚至謝師宴等大型慶祝活動都在那兒舉行。雖然設備簡單，用的是上課用的硬木板桌椅，但是每次活動都歡欣熱鬧，留給我們無限的懷念與溫馨感。我記憶最深刻的有三件事：一是忘年會中自辦的酒席，經濟實惠，剩下的美味還可持續好幾天的打牙祭。二是我們大三時在這裡舉辦迎新晚會，其中一項活動是猜謎大賽，以師長的姓名或化學相關專有名詞為謎底，非常精采。同學王泰澤還榮獲當時系主任潘貫教授封為謎王。三是大四時謝師宴也在舊化館舉行。師長們也和我們一樣盛裝赴宴，盛況非凡，絕不亞於在大飯店舉行的歡樂。

▽ 舊化館，是化學實驗與教學教室，也是化學系師生聯誼活動中心，於1983年拆除，改建為原分所。



楊美惠那一班謝師宴在舊化館舉辦，錢思亮校長（右5）與化學系師生於舊化館內合影。前排右2起：林耀堂教授、林渭川教授、潘貫教授、錢思亮校長、張儀尊教務長，左2起為林隆清教授、陳發清教授、葉炳遠教授。楊美惠站在錢校長與張教務長之間後方。